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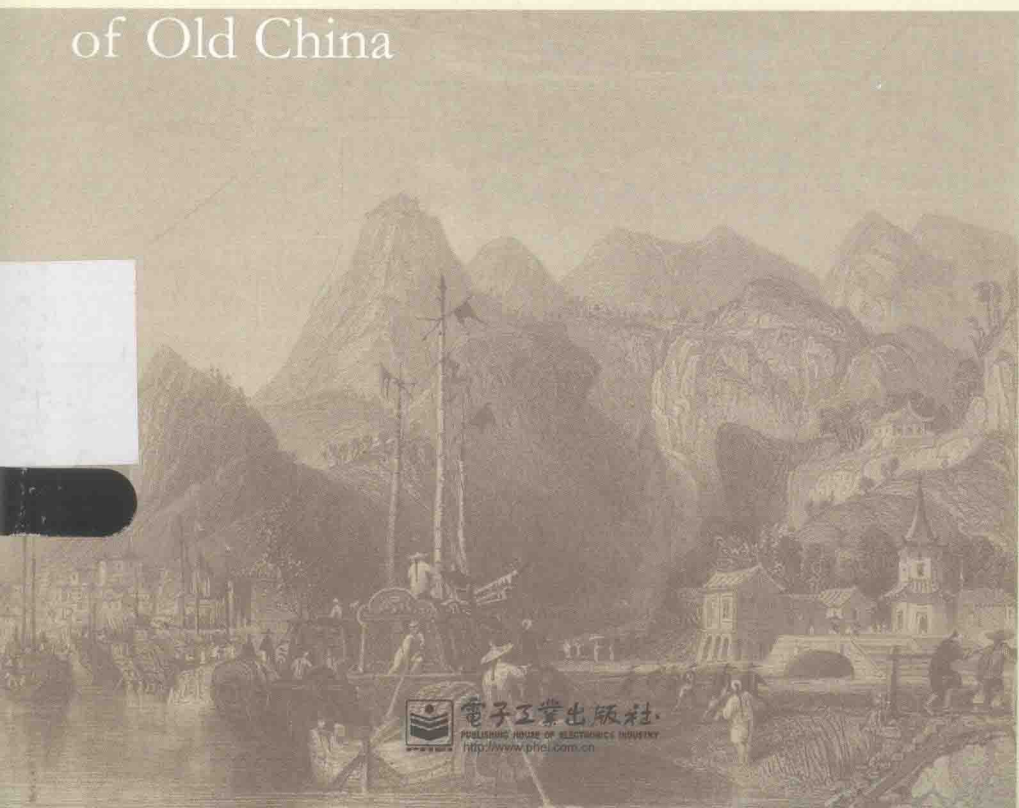
寻路中国系列

天朝拾遗录

西方人的晚清社会观察

[美] 威廉·亨特 (William C. Hunter) 著
景欣悦 译

Bits
of Old China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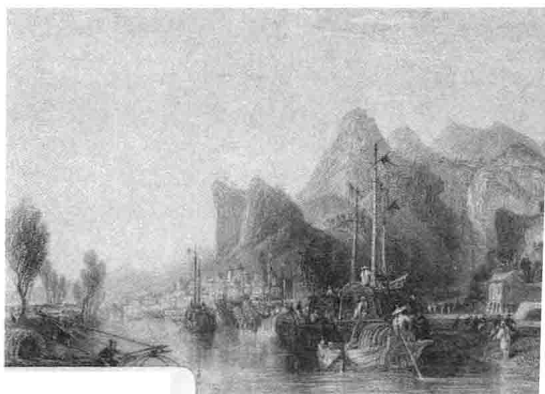
寻路中国系列

天朝拾遗录

西方人的晚清社会观察

[美] 威廉·亨特 (William C. Hunter) 著
景欣悦 译

Bits
of Old China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朝拾遗录：西方人的晚清社会观察 / (美) 亨特
(Hunter, W. C.) 著；景欣悦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
版社，2015.1

(寻路中国系列)

ISBN 978-7-121-24026-3

I . ①天… II . ①亨… ②景… III . ①社会生活—史
料—中国—清代 IV . ① K249.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3550 号

天朝拾遗录

Bits of Old China

作 者：[美] 威廉·亨特 (William C. Hunter)

译 者：景欣悦

策划编辑：李 欣

责任编辑：李 影 文字编辑：李 欣 特约编辑：韩奇桅

印 刷：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9.5 字数：254 千字 彩插：1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
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 88258888。

目录

Contents

1. 旧中国的“斯芬克斯”之谜 // 001
2. 外国水手的“解放日” // 004
3. 花地宴饮 // 008
4. 商馆的广场 // 015
5. 审讯印度水手 // 023
6. 考克斯大夫出诊 // 030
7. 试住商馆 // 032
8. 中国客人吃“番鬼”餐 // 035
9. 甜品店、香珠店、制墨匠的招牌纸 // 040
10. 印度行号的来信 // 043
11. 浩官的笑话 // 045
12. 玉石 // 046
13. 小铭官的从军生涯 // 048
14. 青铜瓶与青铜鼎 // 057
15. 罗马天主教信徒被捕记 // 058
16. 官员来访 // 063
17. 乌龙茶 // 068
18. 长寿寺 // 071
19. 西班牙传教士的墓 // 077

20. 木匠广场 // 081
21. 托马斯·比尔 // 082
22. 潘启官的乡间住宅 // 088
23. 增埗的叛乱——无名氏《伙计史诗》二篇 // 092
24. 补瓷器的人 // 117
25. 公债 // 126
26. 审案在中国 // 128
27. 公办学校 // 130
28. 中国的宗教 // 132
29. 中国的“民主” // 134
30. “番鬼”与中国风俗 // 136
31. “中央王国”的起源 // 142
32. 钦差大臣耆英 // 144
33. 巡游广告 // 148
34. 悬赏启事 // 151
35. 牛的控诉 // 152
36. 源说龙舟节 // 154
37. 中国原住民 // 156
38. 古老中国的缔造 // 158
39. 澳门的老侨民 // 161
40. 广州的大旱灾 // 174

41. 斩首与凌迟 // 176
42. 关胜对“面包和鱼”的看法 // 179
43. 精品午时茶 // 183
44. 从悉尼到达广州的逃犯 // 185
45. 海幢寺 // 189
46. 炼金店的招牌纸 // 191
47. 《朝报》简摘 // 192
48. 古伯察神甫 // 193
49. “南京汉子” // 197
50. “航海家号”惨案 // 199
51. 格里布尔船长被捕实录 // 202
52. 1841 年战争附记 // 205
53. 广州城的创建 // 210
54. 九层宝塔 // 212
55. 绉纱店的招牌纸 // 215
56. 广州的清真寺 // 216
57. “特劳顿号”海上被劫事件 // 217
58. 房屋的建造 // 220
59. 商馆的大火灾 // 222
60. 孔子轶事 // 224
61.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 228

- 62. 商行与保商 // 233
- 63. “十三行”商馆平面图 // 237
- 64. 中国的新年 // 239
- 65. 中国文字的起源 // 244
- 66. 詹姆斯·砍宁与巴科斯 // 247
- 67. 1825–1826 年在新加坡和马六甲 // 249
- 68. 钱纳利 // 277
- 69. 广州划船俱乐部 // 289

- 译者后记 // 294

1. 旧中国的“斯芬克斯”之谜

签订条约之前^[1],广州城郊有一处名为“十三行”的地方,曾经是“番鬼”^[2]们居住的唯一据点。在人们的想象中,那里的生活一定充斥着各种限制与不便,例如,与当局政府长期冲突、审判、威胁等带来的生命危险,以及不知第二天将会发生什么的不确定感等。当然,他们曾经要我们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并时刻保持“诚惶诚恐”的姿态,而不要因为自己的固执、散漫违背甚至激怒皇帝至高无上的意愿。唉,这些陈词滥调没有一刻不伴随着我们。此外,他们还一次次地提醒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居住在这片土地上,是因为天朝对于远道而来的野蛮人充满了慈悲,要施以善行”等等。所有这些几乎成为了口头禅!

中国人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胁说,如果我们再把鸦片卖给他们的话,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这些鸦片不仅伤害人体健康,使人们整日萎靡不振,同时也让中国的资金大量外流,这自然是让人极端无法忍受的事情。然而奇怪的是,实际上我们仍然继续向中国人兜售鸦片。

此外,中国人还曾经严肃地警告我们,停泊在伶仃^[3]的趸船不能再在这个锚地继续徘徊逗留了,必须“立即驶入港口或是返航回到各自的国

[1] 译注:此处指签订于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

[2] 译注:番鬼系广东方言,是民间对外国人的一种戏称,其意近于洋人、洋鬼子等。

[3] 译注:广东地名,在广东省珠江口,域内有内伶仃岛和外伶仃岛。鸦片战争前,伶仃洋和伶仃岛曾被英美侵略者的鸦片贩子用趸船和快艇强占,成为对我国进行鸦片走私的跳板。

家”。尽管这位秉持着“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的统治者内心充满仁慈，但是仍然认为“时至今日，实乃事不宜迟，我们将派遣巡洋舰对这些停泊船只发起毁灭性的进攻。”尽管受到如此恐吓，这些趸船却仍然没有丝毫让步的意思。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人们都会认为我们的生命和自由没有丝毫的保障可言。除了固定的一个月三次，我们绝对“不允许到处乱走，也绝不允许离开通事^[1]而单独行动”。但是实际情况是，只要愿意我们就可以到处行走，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并且鲜有通事相伴左右。通常情况，他们要求我们这些“番鬼”必须在茶叶季节结束之时离开广州，驶回各自的国家，或至少要撤退到澳门去。与此同时，即便是我们居住在商馆的时候，也不能航行到比“牡驴尖”（Jackass Point）^[2]更远的地方。

按规定，每一个商馆只允许雇佣八名中国人去照看馆内的各位同仁，包括“打水、清扫、做饭等，并雇用一名买办负责统筹各方面的事宜”。然而实际中的雇用人数却往往没有限制可言。商馆和黄埔港船只之间的走私活动在当时也是被严厉禁止的，然而正是那些坚守人员，例如海关派往黄埔港各个船只的船夫，以及小溪馆（Creek）和瑞行（Swedish Factories）前台的海关官员，往往因为在我们这里得到一笔小回扣，而使得我们免去了实际运作中的一切麻烦。按照规定，“我们个人是不允许擅自前往城门呈送禀帖进行请愿的，以免失去天朝皇帝对我们的神圣的眷顾”，然而实际上，我们仍然能够随意前往城门，同时看守城门的侍卫还往往能够保护我们不受人群的侵扰。每当此时，相关官吏们也会很快出现在我们面前，一边温和地训斥我们说：“任性妄为，实乃有悖天子的圣意”，一边却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通常来说，我们之间还往往会进行一场愉快的交谈，官吏们为我们沏茶泡水，同时也接受我们所呈上的方头雪茄，

[1] 译注：通事即翻译。

[2] 译注：牡驴尖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商馆前面陆地深入珠江的地角，公司在此设有码头。

随后便退却了。当然，临走前还要命令对放我们进来的侍卫施加“笞刑”，而我们则高兴地徒步走回商馆。

就这样，其他方面亦莫不如此，我们都能顺利而轻松地违背着一些我们原本应当遵循的规则。我们毫不在意地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来处理生活中种种事宜，打理着我们的生意，同时也在休闲时去划船、散步、吃吃喝喝等。总之，努力使我们在中国的日子过得尽量快乐些。

在签订条约前，“番鬼”在广州的生活与工作都如同无法解答的斯芬克斯之谜一样充满疑团。但与此同时并没有人为此而感到过焦虑，正如一句中国的俗话所言：“诞生在苏州，生活在广州，死亡在柳州”，一切都是看似不解，却顺理成章地进行着。

2. 外国水手的“解放日”

根据“老规矩”，待停泊在黄埔港的船只把一切船上事物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后，全体船员就会得到一个“解放日”，到广州纵情游玩。

在整个航程中，人们都急不可耐地谈论并期待着“解放日”的降临，所构想的种种计划最终往往是将一个月的工钱花光。在广州，黄色的南京布裤、帆布鞋、配着黑丝围巾的草帽、姜糖、宣纸国画以及火石、火捻和拜祭所用的香火等等一股脑映入眼帘，真是琳琅满目。

终于，盼望已久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船员们已经将船只安排得井然有序，船上的所有东西都被起重机和船索收拾得四四方方、妥妥帖帖。这时，通常会派一个人上岸并在那里守望，此外还会安排另外一个人在不久后接替他。与此同时，十二到十五个水手会在一名长官的带领下，趁着早潮离开大船，准备登岸。他们个个都穿戴整齐、干净，一心只想着上岸后能够达成之前的种种心愿。

上午十点之前，小船就会穿过水面上密密麻麻、各式各样的船只，从城市的一端快速驶向另一端，并直指目的地——牡驴尖。在那著名之地，住着三兄弟，分别叫作“老头”（Old head）、“阿启”（Akae）、“阿细”（Asae）。一般而言，他们不是住在船上，就是住在岸边的小木屋里。经过官府特许，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负责看管那些来自黄埔港的大船上的小艇，主要是为那些美国侨民服务，帮他们照看各种划艇和帆船，而这一干便是许多年。此外，他们还兼营其他的生意，例如帮助那些要前往黄埔港的小艇到位

于瑞行前面珠江边上的税务馆里领取通行证。在我当前所谈及的那个时代里，任何船只若要通往黄埔都必须获得通行证，否则就会在行驶过程中受到江面官船的责难。因此，有了通行证的“自由”水手就不再为他们的小艇而担忧，可以安心地前往那条著名的新豆栏（Hog Lane）大街了。同时，正是这条街将炒炒行（Chowchow Hong）和公司新商馆的围墙彻底隔开了。围墙的对面开着一系列中国商铺，店主都是一些匪气十足的地痞无赖，所售货物也多是专门迎合水手口味的破烂货。如果只从招牌来看的话，这些店铺基本上都是专门售卖各类烈酒。其中一块招牌，上面写着“老杰米·古德·汤姆”（Old Jemmy Good Tom），下面写着“上等朗姆酒”，然而实际上这类酒的成分是很难用化学实验的方法加以鉴定的。还有一家的招牌上写着“汤姆·伯德曼”（Tom Birdman），专门销售优质白兰地。另外还有一家酒铺则专门推销它的“烈性葡萄酒”，这种酒就仿佛德尔菲神庙圣人的箴言一般，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最能引起水手们兴趣的还要属附加在招牌上的那一句“上等古玩”。此外，还有“小杰米·古德·汤姆”（Young Jemmy Good Tom）和“老萨姆兄弟”（Old Sam's Brother）两家店，它们分别贩卖一些诸如金丝雀、杜松子酒、上等绉纱丝巾以及南京布品等货物来招揽来往顾客。总而言之，这里店铺所售货品真是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可以说，这些店铺便是水手们唯一的目的地，因为实际这里也没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供水手们游览娱乐了。

水手们所到之处都会受到“老朋友”般的接待，他们中多数自然是“老朋友”，当然也有一些不是，不过是与不是并无大碍。“水手老兄，您好！上次航行我就侍候过您啊！”“老朋友，我已经侍候过您三两个航程了，您还记得吗？”此时这位招呼顾客的店主，头上戴着一顶插着羽毛的帽子，同时拼命地和他的顾客握手。随后，店主就会建议先随便喝点饮品，待水手接受了店主推荐的早餐后，热气腾腾的炒猪肉和大米饭一瞬间就摆到了你面前的餐桌上。老汤姆通常是一边殷勤地为水手们斟上上等的朗姆酒和杜松子酒，一边向他们兜售商品，例如披肩、帆布鞋、南京布、

祭祀用的线香和围巾以及诸如此类的好玩意儿。不一会儿，这种欢乐喜庆的场景就让你仿佛置身于市井之中一般。最后，水手们发现自己所购的东西都是称心的好东西，只不过手里的银元很快就被铜板所取代了。这时，老板一边将卖货所得的银元往口袋里装，一边连声咒骂那个上次骗了他的无赖，说：“只要让我逮到他，我非把他的脖子扭断不可！”就这样，杰米·古德·汤姆凭借着其丰富多彩的杂货、热情周到的招待，深得水手们的欢心。在老板和所有水手握手道别说“欢迎下次光临”之后，水手们愉快地背起一捆捆所购买的货物，准备“到街上逛逛”。

不久，水手们兴奋地唱着《大炮歌》(Great Guns)和《吹牛皮的贝特西》(Betsy Blower)，出现在了同文街(Old China Street)的街道上。根据以往经验，此时店主们都会将店门关闭、上锁，过往行人也小心地躲到旁边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这些快乐的水手们就在大街上继续大摇大摆地走着，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想必是上等的朗姆酒起了作用。渐渐地，他们开始高声喊叫，抓着中国人的辫子戏弄一番，并对那些停下来看热闹的傻乎乎的乡下人投以特别的关注和热情。然而，当路人再也无法忍受他们的愚弄和嘲讽并试图反抗之时，这些“外夷”便被彻底激怒了。刹那间，人们一哄而散，各自逃命。那些腿脚利索的天朝子民，尽管逃脱了正在叫嚣的水手，却经常不幸地落到从拐弯处跑出来的巡役的皮鞭之下。这些巡役专程赶过来，就是为了防止发生冲突。他们就站在水手两侧，对来往行人进行警告，不时大喊：“让开！让开！快走！快走！”如此一来，这些“番鬼”看上去一下子成了巡游的君主。随之而来的是杂乱的欢呼声、吵闹声以及喧嚣中那些帆布鞋、中国画、南京布等从水手们一捆捆的物品中散落在地的场景。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街上所有中国商铺都会关门，再也看不到中国人的身影了。此时，被派来跟在这些放荡不羁的水手身后的“老头家兄弟们”就会出现。他们一边把这些水手连求带劝地引回牡驴尖，一边帮他们拾起散落在地上的东西，要知道这些货物可是在新豆兰街花了不少

钱才买到的。一回来，长官便对他们施加一些惩罚，只允许一部分人上船，不过到最后，其余的人也被捆绑着上了船。小艇两侧各有两三支船桨，由那些不太醉的水手来划，渐渐地便穿过了江面上的中国船只。一旦到了较为畅通的航道上，再加上神灵的保佑，迟早会赶上大船。等小艇抵达磨磔沙涌（Lob-Lob Creek）^[1]之时，划船人就只剩下了三两个，其他人早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滚到甲板底下去了。当然，他们最终还是赶上了大船，水手们被绳索绑住吊回到船上，之后，便踉跄地走向桅杆那边去了。

第二天早饭时，一个水手会跟另一个小兄弟说：“昨天玩得真是开心！汤姆·伯德曼家的白兰地真是不赖！”另外一个小兄弟对他说：“你说得太对了，伙计。但是我以为小杰米家的朗姆酒才是一流的好酒，就如同甘露一般香甜浓郁，我可是整整喝了一大桶！”

[1] 原注：Lob-Lob 即为“LapLap”，那里矗立着一座高塔。

3. 花地宴饮

在中国，旧历新年是一个涉及所有中国人的重要假日。每当到了那段愉悦而美好的日子，广州的外国青年人总是喜欢远足去各个花园，观光游览，野炊宴饮。这些花园在当地被称作“花地”（Hwa-Te），就位于珠江一条支流的河口处，距离澳门航道并不太远。而继续顺着这条支流向内地延伸十五英里，便是那座著名的城市——佛山（Fat Shan）。

在广东，每年到花地游览观光这一风俗由来已久。旧历新年来临之际，很多中国家庭都会身着色彩绚丽的绫罗绸缎到花地游玩，一派欢乐祥和的气象。此时，那些富人也一改平日里低调的生活姿态，下船登岸之后，或是在花地四处闲逛，或是坐在装饰富丽的凉亭内乘凉，悠然闲适，自得其乐。至于我们这些外国人，往往更为容易引起他人的兴趣与好奇。我们的聚会一般都有四五十人之多，当天还会特意租一艘豪华的精装花艇来使用。此外，我们还会带着几个仆人以及一两名厨师，因而聚会的人数总是要超过六十人，当然这其中既包括“番鬼”，也包括天朝的子民们。我们充分享受着远足所带来的快乐与情趣，纵情于花地的四处闲游，感受着放炮仗、抽烟、开玩笑赋予我们的无尽欢愉。如此一来，游玩一般要到晚饭开始才结束，而午餐则在游玩的途中就已经解决。晚餐即将开始时，我们会发现餐桌早已在卖花人阿青（Aching）的家中布置好了，就如同在商馆一般，万事俱备，就连洗手用的碗也准备好了。此时的仆人和商馆的苦力则站在近旁，随时等候吩咐。然而，在这里服务

的仆人往往也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并不把自己当作“卑微的下人”，而是当成一个“学习者”，因为他们到此地来服务的主要目的是练习“广东英语”，以便能够在恰当的时候胜任那些与西方人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商行或店铺的账房或是职员的工作。在为外国顾主服务时，他们一般被称作“西崽”或是小伙计。这些伙计一般是买办的亲戚，并经由买办推荐、担保得以获得服务的工作，因而我们也很难在他们中间发现任何不忠诚的人。

每年，我们在花地举行的新年聚会都吸引来所有在广州进行贸易活动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包括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及来自印度和澳门的商人们。毋庸置疑，由于我们都是异乡人，在异国他乡共同体味着一种奇特的生活，因而我们之间自然有着无需言说的深厚情谊。

一般来说，我们会抓住游览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来取乐，即便是撰写请柬这档子事也大有讲究，毫不含糊。此时，为客人所呈送的请帖也就不再是一张普通的卡片或是一张烫金的纸了。一次，我们希望邀请一位爱尔兰青年来参加 1831 年 2 月的宴会。但是，当我们的请柬送到青年手中之时，他却已经收到了另一个宴会的请柬。当然，最后他还是选择参加我们的聚会，只不过提出了一些附加的条件——他在回信中写道：“年轻人的狂欢与纵情就在于能对着对于他们的可笑表现和幼稚想法所进行的批判，不屑一顾。”

哦，亲爱的朋友，我接受你的爱意，却也怀揣小小的要求，
那便是，你需要用庄重高贵的旋律，
配合着柔美浪漫的格调，为我吟诵诗歌十首，
如若失信于我，帕特(Pat)^[1]就会忧伤地和他人而去，不再回首。

完成这些麻烦的创作着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然而我们却又十分

[1] 译注：Pat 为爱尔兰人的俗称。

看重他的到来，因此也便努力尝试一番，结果便成就了以下的诗篇：

亲爱的帕特：

你这个坏家伙，竟然一口气要下十首诗歌！

还要什么“柔美浪漫的格调”？——为何不索性要上一首长长的诗篇，

或是一本厚厚的书？还好我们“百折不挠”，接下重任。

正所谓“时刻准备着”的信念，如你所知。

第一首

停泊在牡驴尖的花船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期许，翘首以盼；

正如那船上高傲的花色旗帜（flowery flag）^[1]，迎风飘荡，芬芳弥散；

下个星期二的清晨，九时许的约定；

关乎我们生命的出行，时间与潮流的方向，已无需多言。

第二首

前进吧，我的恶魔，越过那波涛汹涌的河流，

在花地纵情的欢乐中，修复我们日渐遗失的灵感，

前进吧，我的恶魔，抛开一切忧愁，拥抱欢乐，

在那里，即便一无所得，却有神圣的友谊等着你的触摸。

第三首

这里拥有世界上最美妙的天气，

这里聚集着世界上最快乐的灵魂，

[1] 原注：美国国旗。